

杨绛全集:全9卷

第三卷

杨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绛全集:全9卷/杨绛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497-0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6748 号

责任编辑 管士光 胡真才 王 瑞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8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5.5 插页 62

印 数 3001—6000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497-0

定 价 580.00 元(全 9 卷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杂忆与杂写

自序

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(W.S.LANDOR)的几行诗：

我双手烤着
生命之火取暖；
火萎了，
我也准备走了。

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，汇成一集。

第一部是怀人忆旧之作。怀念的人，从极亲到极疏；追忆的事，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。我怀念的人还很多，追忆的事也不少，所记零碎不全。除了特约的三篇，都是兴来便写，不循先后。长长短短，共一十六篇，依写作年月为序。其中六篇曾在报刊发表。

第二部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。有些旧稿已遗忘多年，近被人发掘出三数篇，我又自动拣出几篇，修修改改，聊凑七篇，篇目依内容性质排列。

“楔子”原是小说的引端，既无下文，便成弃物。我把“楔子”系在末尾，表示此心不死，留着些有余不尽吧。

大 王 庙

一九一九年——五四运动那年，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。那时学校为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一种新服装。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，穿黑裙子；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、穿裤子。按这种新兴的服装，十二三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，梳一条辫子。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“朝会”的时候，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（我崇拜的美人）穿了这种短裙子，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。以后，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，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。

那年秋天，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，租居沙巷。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。

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，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。她们毫不客气的呼邻唤友：“快点来看啦！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啦！”（无锡土话：“快来看哦！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！”）我悄悄儿拉拉姐姐说：“她们说你呢。”姐姐不动声色说：“别理会，快走。”

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，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里一样。

大王庙小学就称大王庙，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，改成一间大课堂，有双人课桌四五直行。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

大课堂里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左右。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。我父亲正患重病，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。我原是三年级，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。

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。校长很温和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。老师是孙先生，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，学生背后称他“孙光头”。他拿着一条藤教鞭，动不动打学生，最爱打脑袋。个个学生都挨打，不过他从不打我，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，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。校长不打学生，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，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。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，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，使劲儿打屁股。儿子嚎啕大哭，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，后来是“孙光头”跑来劝止了。

我是新学生，不懂规矩，行事往往别扭可笑。我和女伴玩“官、打、捉、贼”（北京称为“官、打、巡、美”），我拈阄拈得“贼”，拔脚就跑。女伴以为我疯了，拉住我问我干什么。我急得说：

“我是贼呀！”

“嗨，快别响啊！是贼，怎么嚷出来呢！”

我这个笨“贼”急得直要挣脱身。我说：

“我是贼呀！得逃啊！”

她们只好耐心教我：“是贼，就悄悄儿坐着，别让人看出来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你要给人捉出来，就得挨打了。”

我告诉她们：“贼得乘早逃跑，要跑得快，不给捉住。”

她们说：“女老小姑则”（即“女孩子家”）不兴得“逃快快”。逃呀、追呀是“男老小”的事。

我委屈地问：女孩子该怎么？

一个说：“步步太阳”（就是古文的“负暄”，“负”读如“步”）。

一个说：“到‘女生间’去踢踢毽子。”

大庙东庑是“女生间”，里面有个马桶。女生在里面踢毽子。可是我只会跳绳、拍皮球，不会踢毽子，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“女生间”里玩。

不知谁画了一幅“孙光头”的像，贴在“女生间”的墙上，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。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。可是她们说，为的是要“钝”死他。我不懂什么叫“钝”。经她们七嘴八舌的解释，又打比方，我渐渐明白“钝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，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，甚至能“拜死他”。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。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，才知道“钝”就是《易经》《屯》卦的“屯”，遭难当灾的意思。

女生间朝西。下午，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，印成活动的淡黑影。女生说是鬼，都躲出去。我说是树影，她们不信。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，故意用脚去踢。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，都远着我。我一人没趣，也无法争辩。

那年我虚岁九岁。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，并不很要好。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，十五岁。她是女生的头儿。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，如吵架之类，都听她说了算。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，讨她的好。一次，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。正打上课铃，她已来不及吃。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，离老师最远。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，缩一缩鼻涕，假装抹鼻子，就咬一口白薯。我替她捏着一把汗直看她吃完。如果“孙光头”看见，准用教鞭打她脑袋。

在大王庙读什么书，我全忘了，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

是：“子曰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……”“孙光头”把“子曰”解作“儿子说”。念国文得朗声唱诵，称为“啦”（上声）。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。

每天上课之前，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体操。一个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，喊的不知什么话，弯着舌头，每个字都带个“儿”。后来我由“七儿”“八儿”悟出他喊的是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”。弯舌头又带个“儿”，算是官话或国语的。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，九岁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，停手不做。我傻里傻气照做，她们都笑我。

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，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。直到今天，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。

一九八八年八月

我在启明上学

我十岁，自以为是大人了。其实，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。那是一九二〇年的二月间。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，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。大姐姐也愿意带我。那时候我家在无锡，爸爸重病刚脱险，还在病中。

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，管束严，能为学生打好中文、外文基础，所以我的二姑妈、堂姐、大姐、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。一九二〇年二月间，还在寒假期內，我大姐早已毕业，在教书了。我大姐大我十二岁，三姐大我五岁。（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。）妈妈心上放不下我，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，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。

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。晚饭后，妈妈说：“阿季，你的箱子有了。来拿。”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，都点洋油灯。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，连洋油灯也没有，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。

妈妈再次问我：“你打定主意了？”

我说：“打定了。”

“你是愿意去？”

“嗯，我愿意去。”我嘴里说，眼泪簌簌地直流，流得满面是泪。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，我没让妈妈看见。我以前从不悄

悄流泪，只会哇哇地哭。这回到上海去上学，就得离开妈妈了。而且这一去，要到暑假才能回家。

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。临走，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。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，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。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，带着妈妈的心意呢。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。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，上面有一圈红花，很美。我舍不得用，叠成一小方，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。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，右口袋随便使用。每次换衬衣，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。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，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，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。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，成了家常用品。

启明女校原先称“女塾”，是有名的洋学堂。我一到启明，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，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：“我们的一间‘英文课堂’（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）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！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，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！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。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。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，有大树，有草地，环抱着这片空地，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，直通到‘雨中操场’（也称‘大操场’，因为很大）。空地上还有秋千架，还有跷跷板……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，晚上在楼上睡觉，二层楼上还有三层……”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。

我的新世界什么都新奇，用的语言更是奇怪。刚开学，老学生回校了，只听得一片声的“望望姆姆”。这就等于说：“姆姆，您好！”（修女称“姆姆”）管教我们的都是修女。学校每月放假一天，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。这个假日称为“月头礼

拜”。其余的每个星期日，我们穿上校服，戴上校徽，排成一队一队，各由姆妈带领，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。这叫做“跑路”。学绘画得另交学费，学的是油画、炭画、水彩画，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妈教。而绘画叫做“描花”。弹钢琴也土里土气地叫做“掐琴”。每次吃完早饭、午饭、点心、晚饭之后，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，这叫“散心”。吃饭不准说话；如逢节日，吃饭时准许说话，叫做“散心吃饭”。孩子不乖叫做“没志气”，淘气的小孩称“小鬼”或“小魔鬼”。自修时要上厕所，先得“问准许”。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妈监守。“问准许”就是向监守的姆妈说一声“小间去”或“去一去”，姆妈点头，我们才许出去。但监守的姆妈往往是外国姆妈，她自己在看书呢，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。我有时“问准许”小声说：“我出去玩玩”，姆妈也点头。那“小间去”或“去一去”，往往是溜出去玩的借口。只要避免几个人同时“问准许”，互相错开些，几个小魔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。

在我们小鬼心目中，全校学生分三种。梳“头发团”（发髻）穿裙子的，是大班生（最高班是第一班，也称头班）。另外有五六位女教师（包括我大姐）也是这等打扮。梳一条辫子穿裙子的（例如我三姐），是中班生。梳一条或两条辫子不穿裙子的是小班生。实际上，这是年龄的标识，并不是班次的标准。梳“头发团”的也可能上低班，不穿裙子的也可能上中班。

我头上共有四条辫子。因为照启明的规矩，学生整个脸得光光的，不准披散头发，头发得编在辫子里或梳在“头发团”里。我原有覆额的刘海；要把刘海结成辫子很不容易。两个姐姐每天早晨为我梳小辫，一左一右，把我的刘海各分一半，紧紧揪住，

编成小辫，归入后面还不够长的大辫。我看她们费劲，只好乖乖地忍着痛做苦脸，让她们使劲儿揪，希望头发会越揪越长。梳四条辫子的小鬼，好像只我一个。

我们从早到晚有姆姆看管。一天分两半：晚上在楼上宿舍里，白天在楼下；下了楼就要到晚上才上楼，白天谁也不准上楼。每天都有刻板的规矩。不过我们生活得很活泼，自有方法摆脱姆姆的看管。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。可是一切都得努力，一天到晚的事都需克服困难。

每天六点打铃起床，铺床、梳洗。记不清是七点还是七点半打铃，排队下楼，到饭堂吃早饭。然后“散心”，然后上课。课程天天一样；除了星期日要“跑路”，星期三要洗澡，这两天的课程和平日不同，但每周都一样。午饭总是十二点，然后“散心”，又上课。四点半吃点心，又“散心”，上课。记不清是六点还是六点半晚饭，又“散心”，然后上夜课。小鬼上夜课的时间很短。我们上楼之前，在自修室后面挨次上“小间”，然后由姆姆看着排队上楼。楼上的卧房记不清是四五间还是五六间。早晚都有姆姆巡视。但我们小鬼可以像流寇般从这间溜到那间去。只是晚课以后，小鬼也忙着要睡了。

我们的卧房很大，叫“统房间”，都一模一样。每间卧室分左右两半，床位的排列相同。床连床，一行四张床。房间的左右两半各有四行床。行间有相当宽的距离。每一间卧房里有一张单独的床，在靠墙处，由看管卧房的老师睡。我大姐就睡在这种单独的床上。我的床，面对着大姐的床，头连着我三姐的床。

我那时候穿皮袄、棉裤、罩衫、罩裤。穿衣服就够麻烦的，因为那时候裤腰没有松紧带，得打个大褶子再束上一条裤带。束

太紧了,吃饱饭不舒服;太松了,会掉下来。稍为掉下一点,裤脚就太低了。大姐嫌我束的裤子总是歪的,每天要为我重束裤子。裤腿也不能一高一低,她还要把我的两个衣袖拉得一样长。

最困难的是铺床。我们的帐子白天都得撩上床顶。我们床前各有一张凳子。我先把凳子挪在床前正中,站上去,把帐子前面的两幅帐门搭上床顶,然后下地把左右两边帐子摺好,再爬上凳子,连同后面那幅平平整整地搭上床顶。我得把凳子搬到床头,又搬到床尾,上下好多次。我的帐子搭得特整齐,大家都夸我。我很得意。

撩完帐子就铺床。我每晚临睡铺一个小小的“被封筒”,因为人小,“封筒”特短,长了漏风。大班生和教师们都爱掀开我的帐子看看我的小“被封筒”,看了都笑。早起铺床,先得把被子一条条抖抖,铺得平平的,再盖上白线毯,线毯两边有穗儿。床两旁得垂下同样宽的边。我的床在一行四只的中间,从床前到床后得绕过另一只床(我三姐的床)。我爱整齐,也爱人家夸赞,所以每天早上要绕着床打好多个转转才铺得自己满意。

我们各有一个小衣柜和一套洗漱用具,各有一个冷水龙头。这套设备都沿墙连着。我和姐姐的衣柜差不多是连着的。我天天要和三姐比洗脸毛巾谁的白,因为三姐说我的毛巾黑了。我有一块洗澡用的粗肥皂,一块洗脸用的药水肥皂。我爸爸迷信一种老牌洋药皂最能杀菌。妈妈特为我和姐姐各买一块,可是妈妈大概没想到我天天用来洗脸。我大姐说我把脸上高的地方都洗亮了,低的地方还没洗到。我留心把脸上高高低低各处都洗到。然后洗耳朵,前面、后面和边边都洗到。然后洗脖子。我还学三姐,把手指连手指甲在打了肥皂的毛巾上来回擦,

把指甲也洗干净。都洗完，脸上抹点儿蜜，就拆散头发，等两个姐姐为我梳四条辫子。我不知道别人用什么香皂或什么化妆品，反正我们姊妹连一面镜子都没有。我梳四条小辫的时期，不大有时间流窜到别的房间去玩。但排队下楼，我曾做过一次冒失的事。

我们的楼梯很宽，旁边的栏杆很漂亮。栏杆上面的扶手是圆鼓鼓、光溜溜的木板。我常想骑上这道木板滑下去。有一次，我乘姆姆在楼上看不见我，就骑上栏杆，滑下末一折楼梯。如果身子一歪，会跌到平地上去。地面是硬瓷砖，不像秋千架下是松松的沙土，跌不痛。我没敢再滑第二次，也没敢告诉姐姐。好在没人揭发，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干过这等事。

下楼后，每个学生都有个安身之处，就在我们的自修室里。全校有两间自修室。小的一间叫“中文课堂”，在长廊东头，只有大教室那么大。不学外文只学中文的学生在“中文课堂”自修。大的一间很大很大，也很亮，在长廊正中，叫“英文课堂”。学外文的，不管英文、法文，都在英文课堂自修。每个人的台板和座位都是固定的，几年也不变。我们的书和纸、墨、笔、砚以及手工课上的针线活儿，都收藏在台板里。这个座位连台板，相当于宿舍里的床和小衣柜。我们好比楼上有一个窝，楼下也有一个窝。英文课堂里共有一百多个座位。课堂也分左右两半，中间有个过道，上首有讲台讲座，由监守的姆姆坐。除了上课、吃饭、吃点心、散心，我们整天在自修室里盘桓。楼上宿舍的床位，楼下自修室的座位，饭堂里吃饭桌上的座位，都是固定不变的，所以我们放假后回校，就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。

下楼第一件事是上饭堂还是上小间，我记不清了。反正都

有姆姆看着。我们出入饭堂，从不一拥而入或零乱散出，总有秩序地排着队。队伍不按高矮，只是有次序。

吃早饭又是难事。饭堂也分左右两半。左一半，右一半，都是横着放的长饭桌。饭堂里共有二十来桌。每条长饭桌又分为左右两小桌，中间放两小桌共用的饭桶或粥桶和茶壶、茶杯等。一小桌坐四个人。我挨着大姐姐坐，对面是三姐和她的朋友。早饭是又稠又烫的白米粥，每桌四碟小菜。全饭堂寂静无声地吃粥。别人吃粥快，只有我吃得慢。粥又烫，大姐姐又一定要我吃两碗。姆姆在饭堂四周和中间巡行。谁都不许说话。我听到别人在嗑瓜子，就知道她们都吃完了。姆姆要等每个人都吃完才摇铃，让我们排队出去“散心”。我打算吃一碗算了，可是大姐姐不让我少吃。有一次她特地托人买了炼乳，为我搅在粥里减烫。我吃得几乎恶心呕吐。不过我还是乖乖地吃下两碗。其实，我很不必着急。因为学生只许在饭堂里吃东西。小鬼身上偷带着好吃的东西，姆姆不知道——也许假装不知道。许多学生有各式各样的好吃东西。住本地的学生都从家里带些菜肴到学校吃。凡是吃的东西，都收藏在饭堂两壁的食橱里，只许在饭堂吃。她们正好趁我吃得慢，可以多吃些闲食。我每次早饭总是末了一个吃完。

“散心”更不是容易事。我虽然很小就上学，我只是走读。走读可以回家，寄宿就无家可归。上课的时候坐在课堂里，不觉得孤单，可是一到“散心”，两个姐姐都看不见了，我一个人在大群陌生孩子中间，无依无靠，觉得怯怯的。我流落在学校里了。

大姐姐老早就教了我一个乖。她说：“人家一定会来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，你怎么回答？”

我说：“做官的。”

大姐姐说：“千万不能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姐姐说：“人家就会唱：‘芝麻官，绿豆官，豆腐干，萝卜干，咸鱼干，鼻涕干，袜筒管，裤脚管。’（用上海话说来是顺口溜。）”

启明里尽是大官富商家的小姐。谁、谁、谁是某、某、某大官的女儿，谁、谁、谁是某、某、某富商的女儿，大家都知道。官儿都大着呢。我爸爸绝不是什么大官，这点我明白。姐姐教我回答说，父亲是“做事的”。我就记住。果然有人问我了。我就说：“做事的。”没人盯住问做什么事。我闯过了做新学生的第一关。

我到“散心”的时候，就觉得第一要紧的是找个伴儿。我先看中一个和我一般小的女孩子，可是她比我低好多班，我们说不到一块儿。接下，有个比我年龄稍大的广东孩子常找我玩。她比我高大，也比我胖。她教我广东话。她衣袋里总藏着些好吃的东西，如鸭肫干、陈皮梅、牛奶糖等等。我们都在“英文课堂”里“自修”。不过她的座位在右半边，我在左半边。散课后她招我过去坐在她座旁，叫我闭上眼睛张开嘴，她放些东西在我嘴里，然后让我睁眼，叫我猜嘴里是什么东西。我嚼着辨味，我说是虾米。她拿出几个大甲虫，像大拇指面那么大，说我吃的是甲虫。我有点害怕，可是我不信。她就把甲虫的翅膀、脚都捋掉，摘去脑袋，果然露出虾米般的肉，还带些油，像咸鸭蛋黄里的油。我们两人分吃了这只甲虫，味道比虾米鲜嫩。她告诉我这叫龙虱。五十多年后，我在北京旧东安市场北门的稻香村南货店看到一罐龙虱，居然识货，就是那次领教的。她衣袋里的东西真

多，老在吃这、吃那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看她吃，我有点馋。她有时也给我吃。她不给我吃，我看着馋；给我吃，我吃了心上又很不舒服，觉得自己成了讨饭叫化子了。我宁愿找别人玩，不肯跟她玩了。

有一个比我大很多岁的孩子，她班次比我低。她说我大姐姐是她的恩人。她做新学生的时候，大家都欺侮她，全靠我大姐保护了她，不让别的学生欺侮。所以她私下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叫杨秀康。她有一帮比我年龄稍大的孩子做朋友。她很热心地找我和她们一起玩。我跟着她听到些非常奇怪的事。她家住在长江边上，住在一只破船里。船已经不能下水了，搬到岸上去了。她父亲有两个老婆，同住一船，经常拿刀动棒地打架。她妈妈是小老婆。她有两个亲姐姐都卖在堂子里，都嫁了很阔气的姐夫，都做了小老婆。她父亲又要把她卖到堂子里去。她是最小的妹妹。可是两个姐姐死也不让卖，硬是她送入启明上学。她爱讲姐夫家怎么怎么阔气。我没人同玩，就找她们一帮。但是我对她们都不怎么喜欢，她们讲的事我没兴趣。

我终于找到一个朋友。她比我大一岁半，个儿比我高些。我们同班上英文，都是最低班。我们两个都是出色的学生。我虽然只是初学英文，倒很内行地知道自己不如她。我是中国孩子用正确的口音读英文，她却像外国人随便说话。她还会说俄文。她的保姆是白俄。也许因为她会说俄文，所以读英文也那么自然。我很佩服她。

我觉得她什么都比我灵。比如姆姆问：“你如果掉了一根针，怎么拣？”我说指头上蘸些唾沫一粘就粘起来了。她说，把针尖一按，粗的一头会翘起来，就可以拣了。她的办法比我的利